

曲人鴻爪

张充和 口述
孙康宜 撰写

充和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曲人鸿爪

张充和 口述

孙康宜 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曲人鸿爪/张充和口述;孙康宜撰写.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33-9388-6

I. 曲… II. ①张…②孙…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394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50mm 1/16

印张:18.5 字数:70 千字 图片:112 幅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定价: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在云龙庵的佛堂前，张充和为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书案。每逢朋友来访，他们就在那桌子上一同写字、作画、弹琴、唱曲。

The Quren Hongzhao

Artistic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Kunqu Musicians

This ground-breaking anthology, by Prof. Kang-i Sun Chang of Yale University, is based on a three-volume collec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by leading kunqu musicians and scholars (the so-called “quren”), and gives readers a dazzling glimpse into the unique cultural world of Kun-style opera. That all these works of art were first created for (and preserved by) Ch’ ung-ho Chang Frankel, the oldest surviving kunqu expert and calligrapher today, adds new dimension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kunqu art. Spanning decades as well as nations, these volumes cover a period of time from 1937 to 1991, and move, along with its owner, from China to the US. In this book Prof. Chang weaves together the threads of Ch’ ung-ho Chang Frankel’s oral history into a continuous narrative, bridging a significant gap in the history of the literati qu, a tradition that is gradually forgotten with each passing decade.

目 录

代 序 我和张充和的曲缘（孙康宜） 001

前 言 张充和的《曲人鸿爪》（孙康宜） 011

第一集 抗战前后的曲人活动 033

一 吴梅 035

二 杜岑 043

三 陆朝鑫 049

四 龚圣俞 055

五 陶光 059

六 罗常培 063

七 杨荫浏 067

八 唐兰 071

九 樊家父女：樊浩霖、樊诵芬 075

一〇 卢前 079

一一 周仲眉夫妇：周仲眉、陈戊双 087

一二 张鍾来 095

一三 吴荫南 099

一四 王蕢民 103

一五 王季烈 107

一六 吴逸群 115

一七 汪东 119

一八 蔡家父女：蔡晋镛、蔡佩秋 123

一九 韦均一 131

第二集 1949—1966：曲人的怀旧与创新 137

上编 曲人在美国 138

二〇 李方桂 139

二一 胡适 143

二二 吕振原 151

二三 王季迁 155

二四 项馨吾 159

下编 曲人在台湾 164

二五 蒋复璁 165

二六 郑骞 171

二七 焦承允 175

二八 汪经昌 179

二九 夏焕新 183

三〇 毓子山 187

三一 吴子深 191

三二 张穀年 195

三三 陆家曲人：陆蓉之、陆永明、陆郁慕南、郁元英 197

第三集 1966年以后：张充和的也卢曲社和其他昆曲活动 205

三四 姚莘农 209

三五 林焘 215

三六 赵荣琛 219

三七 余英时 223

三八 吴晓铃 235

三九 徐朔方 239

四〇 胡忌 243

四一 洪惟助 247

四二 王令闻 253

附 录 张家旧影 260

张充和事略年表 268

张充和题字存目 272

后 记 张充和与纽约海外昆曲社（孙康宜） 275

代序

我和张充和的曲缘

孙
康
宜

我和张充和女士的曲缘，要从二十八年说起。

那是1981年的4月间，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刚建成一座仿造苏州网师园的明轩(Astor Court)，一切就绪，只等几个星期后向外开放。那年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尚未搬至康州来。当时普大的师生们正在热心研究明代小说《金瓶梅》，对书中所录许多明代小曲尤感兴趣。于是服务于该美术馆的普大校友何慕文(Marwell K. Hearn)就计划为我们在明轩里举行一次曲会，并请著名昆曲大师张充和为大家唱曲，由纽约的陈安娜女士（即后来的纽约海外昆曲社创办人之一）吹笛。当天充和用昆曲的唱法为我们演唱《金瓶梅》曲子，包括《双令江儿水》、《朝元令》、《梁州新郎》（摘自《琵琶记》）、《罗江怨》（俗名《四梦八空》）、《山坡羊》（即小尼姑《山坡羊》）等曲。从头到尾，充和的演唱深得昆曲优美的精髓，令在场诸人个个绝倒。有关此情此景，我曾以《在美国



2009年春，张充和留影。

听明朝时代曲》为题写一文在1981年8月号《明报月刊》上发表。

次年秋天，我转到耶鲁大学任教，并与充和的丈夫傅汉思（Hans H. Frankel，德裔美国汉学家）教授同在东亚语文学系里共事（傅汉思教授于2003年8月辞世）。充和与耶鲁大学的关系也一直十分密切，2006年耶鲁东亚图书馆重修，自然请充和为该馆题字以为纪念。多年来，充和在耶鲁的艺术系教书法，课外兼教昆曲。我一直希望能抽空向充和习练昆曲，只可惜总因工作太忙而屡屡作罢。还记得1980年代后期，我的博士生王璆玲正式向



2009年5月，张充和、孙康宜与耶鲁大学校长夫人Jane Levin博士（即耶鲁Directed Studies Program的主任）合影。（苏炜摄影）

充和拜师学昆曲，开始会唱《牡丹亭》里的“游园”曲子，就曾令我一度非常羡慕。直到今日，王璦玲女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副所长）还经常对我说，她当年等于是“代替”我向充和学习了昆曲。

然而，未能向充和学习那素有“百戏之祖”雅称的昆曲，一直都是我心中的遗憾。

对我来说，昆曲最大的魅力乃在于它所代表的传统文人文化。或许只有像充和那样精于昆曲和书法，并彻底经过传统文



2007年秋，张充和给美国学生讲解书法。

化熏陶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昆曲的意境。最近，在一篇访问记中，作家白先勇就曾说道：“我一直觉得书法与昆曲是一个文化符号。昆曲的水袖动作都是线条的美，跟书法的线条要有机地合起来。”（见李怀宇访问白先勇的文章：《白先勇：我相信昆曲有复活的机会》，《时代周报》创刊号，2008年11月18日）

不用说，以书法和昆曲著称的张充和女士最能了解昆曲的这种特殊魄力。但我也经常在想：过去到底有哪些“文化曲人”引导充和走过那底蕴深厚的昆曲艺术旅程？究竟要有什么样的文化修养和训练才能充分表现出昆曲的艺术本质？在今日



2008 年11月19日，张充和与纽约昆曲社曲友演唱完毕留影。

后现代的世界里，我们还有可能继承并传达那种富有文人气质的昆曲艺术吗？

前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充和让我翻看她多年来存藏的《曲人鸿爪》三大集，终于使我瞥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谓“文化曲人”的精神世界。在她的《曲人鸿爪》书画册里，她收集了无数个“曲人”给她的书画，其中包括曲学大师吴梅、王季烈等人的书法，画家兼曲人张穀年、吴子深等人的作品，还有来自各方曲友的题咏。最难得的是，不论充和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不忘将那《曲人鸿爪》的

册子随身携带，备加珍藏。正如她所说：“抗战那些年，这个册子一直跟着我，一直跟到现在。”这是因为，只要有可能，她都要“抓住”每个机会让她的曲人知遇在册子里留下亲笔题赠的书迹画痕。因此，《曲人鸿爪》实际上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部难得的曲人书画见证录。

《曲人鸿爪》中的书画精妙，曲文脍炙人口，实令我百看不厌，爱不释手，因也令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有些收在《曲人鸿爪》里的书画已经沉睡了七十多年之久！不久前，我的耶鲁同事苏炜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散文里提到了充和这部难得的《曲人鸿爪》，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让广大的读者也分享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因而我主动向充和建议，希望她能尽快把这些书画付梓出版。重要的是，《曲人鸿爪》收藏了1937年至1991年一段十分漫长的曲人心声。我想通过充和的口述来填补上世纪以来“曲史”的一些空白，所以才有编写此书的构想。

同时，我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多向充和学习，更是求之不得的乐事。让一位九十七岁的杰出书法家兼昆曲家领着再次走过那段已经消逝的时光，去捕捉一些戏梦人生的片断，去追寻那个已逐渐失去的文人传统，确实是一件动人幽怀的雅事。从中既让人瞥见老一代文化人的师友情谊和风雅交往，也让人对那个已经逝去的曲坛佳话倍感珍惜。

必须声明的是，由于篇幅的局限，本书无法收进《曲人鸿爪》里全部的字画。因此在选择的过程中，不得不放弃一些曲人的作品，也请读者见谅。



2007 年秋，张充和留影。

有关此书的策划，我首先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凌志先生以及好友李怀宇先生的推荐——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热情地支持此书的出版。同时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及Andy Rodekohr(Assistant Director, CCK-IUC)对本研究计划的慷慨支持。此外，余英时、陈淑平、高友工、许倬云、王璠玲、林胜彩、谢正光、王玮、陈安娜、尹继芳、傅刚、李唐、章小东、孔海立、Victoria Wu(吴礼兰)、康正果诸位也都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香港《明报月刊》的彭洁明（总经理室高级主任）和陈芳（执行编辑），大陆《书城》编辑陶媛媛，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杨泽，《联合报·副刊》主编宇文正，以及美国《世界周刊》主编常诚若和《世界日报·副刊》主编吴婉茹(Annie Wu)，都分别在报刊上登载有关本书的精选章节，让海外的读者更加了解充和在昆曲方面的贡献，我也要特别感谢她们。同时，我的丈夫张钦次(C. C. Chang)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心力，他为我搜集各种各样有关充和的曲友们的信息，而且还帮助录音、拍照等工作，所以我要特别向他献上感谢。

当然我最应当感谢的是张充和女士。没有她贡献出《曲人鸿爪》的书画，没有她向我口述往事，那根本就不会有这本书的结集。

2009年10月于耶鲁大学